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序

- 凡例 一、本傳晁源、狄宗羽、童姬、薛媼，皆非本姓，不欲以其實跡暴於人也。  
二、本傳凡懿行淑舉皆用本名。至於蕩簡敗德之夫，名姓皆從捏造，昭戒而隱惡，存事而晦人。  
三、本傳凡有懿美揚闡，不敢稍遺，惟有劣跡描繪，多為掛漏，以為賞重而罰輕。  
四、本傳凡語涉閨門，事關牀第，略為點綴而止，不以淫穢語博人傳笑，揭他人帷箔之漸。  
五、本傳其事有據，其人可征；惟欲針線相聯，天衣無縫，不能盡芟傳會。然與鑿空硬入者不無逕庭。  
六、本傳間有事不同時，人相異地，第欲與於挖揚，不必病其牽合。  
七、本傳敲律填詞，意專膚淺，不欲使田夫、閨媛懵矣而牆，讀者無爭笑其打油之語。  
八、本傳造句涉俚，用字多鄙，惟用東方土音從事，但亟明其句讀，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。

大凡稗官野史之書，有裨風化者，方可刊播將來，以昭鑒戒。此書傳自武林，取正白下，多善善惡惡之談。乍視之似有支離煩雜之病，細觀之前後鉤鎖彼此照應，無非勸人為善，禁人為惡。閒言冗語，都是筋脈，所云天衣無縫，誠無忝焉。或云：「聞者節之，冗者汰之，可以通俗。」余笑曰：「嘻！畫虎不成，畫蛇添足，皆非恰當。無多言！無多言！」

原書本名「惡姻緣」，蓋謂人前世既已造業，所世必有果報；既生噁心，便成惡境，生生世世，業報相因，無非從一念中流出。若無解釋，將何底止，其實可悲可憫。能於一念之惡禁之於其初，便是聖賢作用，英雄手段，此正要人豁然醒悟。若以此供笑談，資狂僻，罪過愈深，其惡直至於披毛戴角，不醒故也。余願世人從此開悟，遂使惡念不生，眾善奉行，故其為書有裨風化將何窮乎！因書凡例之後，勸將來君子開卷便醒，乃名之曰《醒世姻緣傳》。其中有評數則，係葛受之筆，極得此書肯綮，然不知葛君何人也。恐沒其姓名，並識之。

東嶺學道人題。

### 弁言

五倫有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，而夫婦處其中，俱應合重。但從古至今，能得幾個忠臣？能得幾個孝子？又能得幾個相敬相愛的兄弟？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？倒只恩恩愛愛的夫婦比比皆是。大約那不做忠臣、不做孝子、成不得好兄弟、做不來好朋友，都為溺在夫婦一倫去了。

夫人之精神從無兩用，夫婦情深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身上自然義短。把這幾倫的全副精神都移在閨房之內，夫婦之私，從那娘子手中搏換得這些恩愛，下些溫存，放些體貼，如此折了剛腸，成了繞指。這也是不枉了受他的享用，也不枉喪了自己的人品。

可怪有一等人，攢了四處的全力，盡數傾在生菩薩的身中，你和顏悅色的妝那羊聲，他擦掌摩拳的作那獅吼；你做那先意承志的孝子，他做那蛆心攪肚的晚娘；你做那勤勤懇懇的逢、干，他做那暴虐狠復的桀、紂；你做那順條順絡的良民，他做那至貪至酷的歪吏。捨了人品，換不出他的恩情；折了家私，買不轉他的意向。雖天下也不盡然，舉世間到處都有。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以思，不得其故。讀西周生《姻緣奇傳》，始憬然悟，豁然解：原來人世間如狼如虎的女娘，誰知都是前世裡被人攔腰射殺剝皮剔骨的妖狐；如韋如脂如涎如涕的男子，盡都是那世裡彎弓搭箭驚鷹繼狗的獵徒。鞦韆一堆，睡成一處，白日折磨，夜間撻打，備極醜形，不減披麻勒獄。

原來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世間狄友蘇甚多，胡無翳極少，超脫不到萬卷《金剛》，枉教費了饒舌，不若精持戒律，嚴忌了害命殺生，來世裡自不撞見素姐此般令正。是求人不如求己之良也。

環碧主人題。辛丑清和望後午夜醉中書。

### 引起

《四書》中，孟夫子說道：君子有三件至樂的事。即使在那極貧極賤的時候，忽然有人要把一個皇帝禪與他做，這也是從天開地辟以來絕無僅有的奇遇，人生快樂那得還有過於此者？不知君子那三件至樂的事另有怡神悅容不到的田地。那忽然得做皇帝的快樂，不過是勢分之榮，條聚條散的泡影；不在那君子三樂之中。那君子的三樂，憑你甚麼大勢，劫他不來；憑你甚麼大錢，買他不得。憑是甚麼神人、聖人、賢人、哲人，有這三樂固是完全，若不遇這三樂，別的至道盛德、懿行純修，都可憑得造詣，下得功夫，只是這三樂裡邊遇不著，便是闕略。所以至聖至神的莫過於唐堯、虞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至聖先師孔子，都不曾嘗著那三樂的至趣。這般難到的遭逢，那王天下豈是這個之內？

你道那三件樂？第一樂是「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」。試想一個身子蒙父母生將下來，那嬰孩就如草木的萌蘖一樣，易於摧折，難於培養。那父母時時刻刻，念念心心，只怕那萌芽遇有狂風，遭著驟雨，用盡多少心神，方成保護那不識不知的心性。悲啼疾病，苦父母的憂思；乳哺懷耽，勞父母的鞠育；真是感同罔極。孩提的時候，沒有力量，報不得父母深恩；貧賤的時節，財力限住，菽水尚且艱難，又不能報其罔極；及至年紀長成，家富身貴，可以報恩的時候，偏那父母不肯等待，或是先喪父後喪母，或是先喪母後喪父，或是父母雙亡。想到這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光景，你總做到王侯帝王，提起那羽泉之魂，這個田地是苦是樂？兄弟本是合爹共娘生的，不過分了個先後，原是一脈同氣的，多有為分財不均、爭立尊位以致同氣相殘。當時勢同騎虎，絕義相持，豈無平旦良心？你總做到極品高官，提起那東山之斧，這個光景是苦是樂？若能父母壽而且安，雙雙俱在堂上，兄弟你愛我敬，和和美美，都在父母膝前，處富貴有那處富貴的光景，處貧賤有那處貧賤的聚順，這個天倫之樂真是在側陋可以傲至尊，在顯蒙可以傲神聖。所以說：「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一樂也。」

那第二件的樂處是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人」。若尋常人看起來，怎比那做皇帝的樂處？然想到皇帝動有風雷之傲，兩■薄蝕之愆，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，「吾甚慚於孟子」，想這個仰愧俯作的光景，雖是做皇帝至尊無對，這個中心忸怩也覺道難受。怎如匹夫獨行顧影，獨寢顧衾，不蛆心攪肚，不利己害人，不貪財蔑義，不瞞心昧己，不忤逆不忠，種種公平正直，件件正大光明！真是見青天而不懼，聞雷霆而不驚，任你半夜敲門，正好安眠穩睡。試想漢高后鳩死趙王如意，酷殺戚氏夫人，忽然見日食也不由的害怕，不覺得自己說道：「此天變蓋為我也！」待了不多幾月，也就死了。秦檜做到拜相封王，岳武穆萬古元功，脫不得死他手內，一見了那瘋和尚，也便彌縫遮蓋，恨不得有一條地縫鑽將進去。較量起來，那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人」，豈不是第二件的樂處？

那第三件樂說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。這是君子以道統為重，勢分為輕；雖然還讓那第一第二的樂處，畢竟還在王天下之先。

但是依我議論，還得再添一樂，居於那三樂之前，方可成就那三樂的事。若不添此一樂，總然父母俱存，攪亂的那父母生不如死；總然兄弟目下無故，將來必竟成了仇讎；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的品格，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。看官聽說：你道再添那一件？第一要緊再添一個賢德妻房，才可成就那三件樂事。

父母在堂，那兒子必定多在外，少在裡，委曲體貼，全要一個孝順媳婦支持。趙五娘說的好：「怕污了他的名兒，左右與他相

迴護。」豈不是有了賢妻，方可父母俱存得住？兄弟們日久歲長，那得不言差語錯？那賢德的婦人在男子枕傍，不惟不肯乘機挑激，且能委曲調停，那中人的性格，別人說話不肯依，老婆解勸偏肯信，挑一挑固能起火，按一按亦自冰消。孫融妻說得好：「無事世人親，有事兄弟急。」豈不是有了賢妻方使兄弟無故得成？男子人做出那無天滅理的事來，外邊瞞得眾人，家中瞞不得妻子。即使齊人這等登壘乞土番，瞞得妻子鐵桶相似，畢竟疑他沒有富貴人來往，早起跟隨，看破了他的行徑。若是不賢的妻子，那管他討飯不討飯，且只管他醉飽罷了。他卻相泣中庭，激語相訕，齊人也就從此不做了這行生意。陳仲子嫌其兄居室飲食大約從不義中得來，避出於於陵，織鞋糊口，以求不愧不作；若是遇著個不賢妻子，嫌貧惡賤，終日鬧炒，怕那陳仲子不食萬鐘之粟，不同居蓋邑之房，怕他不與兄戴同做那愧天作人的事？那知這等異人偏偏撞著個異婦，心意相投，同挨貧苦；夫能織履，他偏會辟繡。一日，齊王玄纁束帛，駟馬高車，來聘陳仲子為相，仲子已是辭卻去了，其妻負薪方歸，見門前許多車馬腳跡，問知所以，恐怕復來聘他，同夫連夜往深山逃避，這豈不是有了賢妻方可做不愧天不作人的事？

遇著個不賢之婦，今日要衣裳，明日要首飾，少柴沒米，稱醬打油，激聒得你眼花撩亂，意擾心煩。你就象顏回好學，也不得在書館中坐得安穩，莫說教不成天下的英才，就是自己的工夫也漸日消月減了。樂羊子出外遊學，慮恐家中日用無資，回家看望。其妻正在機前織布，見夫棄學回家，將刀把機上的布來割斷，說道：「為學不成，即是此機織不就！」樂羊子奮激讀書，後成名士。這豈不是有了賢妻方得英才教育？

但從古來賢妻不是容易遭著的，這也即如「王者興，名世出」的道理一般。人只知道夫妻是前生注定，月下老將赤繩把男女的腳暗中牽住，你總然海角天涯，寇仇吳越，不怕你不湊合攏來。依了這等說起來，人間夫妻都該搭配均勻，情諧意美才是，如何十個人中倒有八九個不甚相宜？或是巧拙不同，或是熾妍不一，或做丈夫的憎嫌妻子，或是妻子凌虐丈夫，或是丈夫棄妻包妓，或是妻子背婿淫人；種種乖離，各難枚舉。正是：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心變翻為異國人。」

看官！你試想來，這段因果卻是怎地生成？這都盡是前生前世的事，冥冥中暗暗造就，定盤星半點不差。只見某人的妻子會持家，孝順翁姑，敬待夫子，和睦妯娌，諸凡處事井井有條。這等夫妻乃是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，或是恩愛相合的知己，或是義俠來報我之恩，或是負逋來償我之債，或前生原是夫妻，或異世本來兄弟。這等匹偶將來，這叫做好姻緣，自然恩情美滿，妻淑夫賢，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。又有那前世中以強欺弱，弱者飲恨吞聲，以眾暴寡，寡者莫敢誰何；或設計以圖財，或使奸而陷命。大怨大仇，勢不能報，今世皆配為夫妻。看官！你想如此等冤孽寇仇，反如何配了夫婦？難道夫婦之間沒有一些情義，報泄得冤仇不成？不知人世間和好的莫過於夫婦。雖是父母兄弟是天合之親，其中畢竟有許多行不去、說不出的話，不可告父母兄弟，在夫妻間可以曲致。所以人世間和好的莫過於夫妻，又人世仇恨的也莫過於夫妻。

君臣之中，萬一有桀紂的皇帝，我不出去做官，他也難為我不著。萬一有瞽叟的父母，不過是在日裡使我完廩，使我濬井，那夜間也有逃躲的時候。所以冤家相聚，亡論稠人中報復得他不暢快；即是那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，也還報復得他不大快人。唯有那夫妻之中，就如脖項上癭袋一樣，去了愈要傷命，留著大是苦人；日間無處可逃，夜間更是難受。官府之法莫加，父母之威不濟，兄弟不能相幫，鄉里徒操月旦。即被他罵死，也無一個來解紛；即被他打死，也無一個勸開。你說要生，他偏要處置你死；你說要死，他偏要教你生；將一把累世不磨的鈍刀在你頸上鋸來鋸去，教你零敲碎受。這等報復豈不勝如那閻王的刀山、劍樹、磔搗、磨挨、十八重阿鼻地獄！

看官！你道為何把這夫妻一事說這許多言語？只因本朝正統年間曾有人家一對夫妻，卻是前世傷生害命，結下大仇；那個被殺的托生了女身，殺物的人托生了男人，配為夫婦。那人間世又寵妾凌妻，其妻也轉世托生了女人，今世來反與那人做了妻妾，俱善凌虐夫主，敗壞體面，做出奇奇怪怪的事來。若不是被一個有道的真僧從空看出，也只道是人間尋常悍妾惡妻，那知道有如此因果報？這便是惡姻緣。但要知其中徹底的根原，當細說從先的事故。

婦去夫無家，夫去婦無主。本是赤繩牽，雖述相守聚。異體合形骸，兩心連肺腑。夜則鴛鴦眠，晝效鸞鳳舞。有等薄倖夫，情乖連理樹。終朝起暴風，逐雞愛野鷺。婦鬱處中閨，生嫌逢彼怒。或作《白頭吟》，或買《長門賦》。又有不賢妻，單慕陳門柳。司晨發吼聲，行動掣夫肘。惡語侵祖宗，詬誶凌姑舅。去如癭附身，留則言恐醜。名雖伉儷緣，實是冤家到。前生懷宿仇，撮合成顯報。同牀睡犬蟲，共枕棲強盜。此皆天使令，順受兩毋躁。拈出通俗言，於以醒世道。

又詩曰：

關關匹鳥下河洲，文後當年應好逑。豈特母儀能化國，更兼婦德且開周。  
情同魚水諧鴛侶，義切鸞膠葉鳳儔。漫道姻緣皆夙契，內多伉儷是仇讎。